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兩贏童貫

話說當日宋江陣中前部先鋒，三隊軍馬趕過對陣，大刀闊斧，殺得童貫三軍人馬大敗虧輸，星落雲散，七損八傷。軍士拋金棄鼓，撇戟丟鎗，覓子尋爺，呼兄喚弟，折了萬餘人馬，退三十里外扎住。吳用在陣中鳴金收軍，傳令道：“且未可盡情追殺，略報個信與他。”梁山泊人馬都收回山寨，各自獻功請賞。且說童貫輸了一陣，折了人馬，早扎寨柵安歇下，心中憂悶，會集諸將商議。鄆美、畢勝二將道：“樞相休憂，此寇知得官軍到來，預先擺布下這座陣勢。官軍初到，不知虛實，因此中賊奸計。想此草寇，只是倚山為勢，多設軍馬，虛張聲勢，一時失了地利。我等且再整練馬步將士，停歇三日，養成銳氣，將息戰馬，三日後將全部軍將分作長蛇之陣，俱是步軍殺將去。此陣如長山之蛇，擊首則尾應，擊尾則首應，擊中則首尾皆應，都要連絡不斷，決此一陣，必見大功。”童貫道：“此計大妙，正合吾意。”即時傳下將令，整肅三軍，訓練已定。

第三日五更造飯，軍將飽食，馬帶皮甲，人披鐵鎧，大刀闊斧，弓弩上弦，正是鎗刀流水急，人馬撮風行。大將鄆美、畢勝當先引軍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梁山泊來。八路軍馬，分於左右，前面發三百鐵甲哨馬前去探路，回來報與童貫中軍知道，說：“前日戰場上，並不見一個軍馬。”童貫聽了心疑，自來前軍問鄆美、畢勝道：“退兵如何？”鄆美答道：“休生退心，只顧衝突將去，長蛇陣擺定，怕做甚麼？”官軍迤邐前行，直進到水泊邊，竟不見一個軍馬，但見隔水茫茫蕩蕩，都是蘆葦煙火，遠遠地遙望見水滸寨山頂上一面杏黃旗在那裏招颺，亦不見些動靜。童貫與鄆美、畢勝勒馬在萬軍之前，遙望見對岸水面上蘆林中一隻小船，船上一個人，頭戴青箬笠，身披綠蓑衣，斜倚著船，背岸西獨自釣魚。童貫的步軍，隔著岸叫那漁人，問道：“賊在那裏？”那漁人只不應。童貫叫能射箭的放箭。兩騎馬直近岸邊灘頭來，近水兜住馬，扳弓搭箭，望那漁人後心，颯地一箭去，那枝箭正射到箬笠上，噹地一聲響，那箭落下水裏去了。這一個馬軍放一箭，正射到蓑衣上，噹地一聲響，那箭也落下水裏去了。那兩個馬軍是童貫軍中第一慣射弓箭的。兩個喫了一驚，勒回馬，上來欠身稟童貫道：“兩箭皆中，只是射不透，不知他身上穿著甚的。”童貫再撥三百能射硬弓的哨路馬軍，來灘頭擺開，一齊望著那漁人放箭。那亂箭射去，漁人不慌。多有落在水裏的，也有射著船上的，但射著蓑衣箬笠的，都落下水裏去。

童貫見射他不死，便差會水的軍漢脫了衣甲，赴水過去，捉那漁人，早有三五十人赴將開去。那漁人聽得船尾水響，知有人來，不慌不忙，放下魚釣，取棹竿拿在身邊，近船來的，一棹竿一個，太陽上著的，腦袋上著的，面門上著的，都打下水裏去了。後面見沉了幾個，都赴轉岸上去尋衣甲。童貫看見大怒，教撥五百軍漢下水去，定要拿這漁人；若有回來的，一刀兩段。五百軍人脫了衣甲，吶聲喊，一齊都跳下水裏，赴將過去。那漁人回轉船頭，指著岸上童貫大罵道：“亂國賊臣，害民的禽獸，來這裏納命，猶自不知死哩！”童貫大怒，喝教馬軍放箭。那漁人呵呵大笑，說道：“兀那裏有軍馬到了。”把手指一指，棄了蓑衣箬笠，翻身攢入水底下去了。那五百軍正赴到船邊，只聽得在水中亂叫，都沉下去了。那漁人正是“浪裏白條”張順，頭上箬笠，上面是箬葉裹著，裏面是銅打成的；蓑衣裏面一片熟銅打就，披著如龜殼相似，可知道箭矢射不入。張順攢下水底，拔出腰刀，只顧排頭價戳人，都沉下去，血水滾將起來。有乖的赴了開去，逃得性命。童貫在岸上看得呆了，身邊一將指道：“山頂上那面黃旗正在那裏磨動。”

童貫定睛看了，不解何意，眾將也沒做道理處。鄆美道：“把三百鐵甲哨馬，分作兩隊，教去兩邊山後出哨，看是如何。”卻纔分到山前，只聽得蘆葦中一個轟天雷炮飛起，火煙撩亂，兩邊哨馬齊回來報，有伏兵到了。童貫在馬上那一驚不小，鄆美、畢勝兩邊差人教軍士休要亂動。數十萬軍都掣刀在手。前後飛馬來叫道：“如有先走的便斬！”按住三軍人馬。童貫且與眾將立馬望時，山背後鼓聲震地，喊殺喧天，早飛出一彪軍馬，都打著黃旗，當先有兩員驍將領兵。怎見得那隊軍馬整齊：

黃旗擁出萬山中，燦燦金光射碧空。
馬似怒濤衝石壁，人如烈火撼天風。
鼓聲震動森羅殿，炮力掀翻泰華宮。
劍隊暗藏“插翅虎”，鎗林飛出“美髯公”。

兩騎黃驃馬上，兩員英雄頭領：上首“美髯公”朱仝，下首“插翅虎”雷橫，帶領五千人馬，直殺奔官軍。童貫令大將鄆美、畢勝當先迎敵。兩個得令，便驟馬挺鎗出陣，大罵：“無端草賊，不來投降，更待何時！”雷橫在馬上大笑，喝道：“匹夫死在眼前，尚且不知！怎敢與吾決戰？”畢勝大怒，拍馬挺鎗直取雷橫，雷橫也使鎗來迎。兩馬相交，軍器並舉，二將約戰到二十余合，不分勝敗。鄆美見畢勝戰久不能取勝，拍馬舞刀，逕來助戰。朱仝見了，大喝一聲，飛馬輪刀來戰鄆美。四匹馬兩對兒在陣前廝殺。童貫看了，喝采不迭。鬥到濶深裏，只見朱仝、雷橫賣個破綻，撥回馬頭望本陣便走。鄆美、畢勝兩將不捨，拍馬追將過去。對陣軍發聲喊，望山後便走，童貫叫盡力追趕過山腳去，只聽得山頂上畫角齊鳴，眾將抬頭看時，前後兩個炮直飛起來。童貫知有伏兵，把軍馬約住，教不要去趕。

只見山頂上閃出那面杏黃旗來，上面繡著“替天行道”四字。童貫逕過山那邊看時，見山頭上一簇雜綵繡旗開處，顯出那個鄆城縣蓋世英雄山東“呼保義”宋江來。背後便是軍師吳用、公孫勝、花榮、徐寧，金鎗手，銀鎗手，眾多好漢。童貫見了大怒，便差人馬上山來拿宋江。大軍人馬，分為兩路，卻待上山，只聽得山頂上鼓樂喧天，眾好漢都笑。童貫越添心上怒，咬碎口中牙，喝道：“這賊怎敢戲吾！我自擒這廝。”鄆美諫道：“樞相，彼必有計，不可親臨險地。且請回軍，來日卻再打聽虛實，方可進兵。”童貫道：“胡說！事已到這裏，豈可退軍！教星夜與賊交鋒。今已見賊，勢不容退。……”語猶未絕，只聽得後軍吶喊，探子報道：“正西山後衝出一彪軍來，把後軍殺開做兩處。”童貫大驚，帶了鄆美、畢勝，急回來救應後軍時，東邊山後鼓聲響處，又早飛出一隊人馬來。一半是紅旗，一半是青旗，捧著兩員大將，引五千軍馬殺將來。那紅旗軍隨紅旗，青旗軍隨青旗，隊伍端的整齊。但見：

對對紅旗間翠袍，爭飛戰馬轉山腰。
日烘旗幟青龍見，風擺旌旗朱雀搖。
二隊精兵皆勇猛，兩員上將顯英豪。
秦明手舞狼牙棍，關勝斜橫偃月刀。

那紅旗隊裏頭領是“霹靂火”秦明，青旗隊裏頭領是“大刀”關勝。二將在馬上殺來，大喝道：“童貫早納下首級！”童貫大怒，便差鄆美來戰關勝，畢勝去鬥秦明。童貫見後軍發喊得緊，又教鳴金收軍，且休戀戰，延便且退。朱仝、雷橫引黃旗軍又殺將來，兩下裏夾攻，童貫軍兵大亂。鄆美、畢勝保護著童貫，逃命而走，正行之間，刺斜裏又飛出一彪軍馬來，接住了廝殺。那隊軍馬，一半是白旗，一半是黑旗，黑白旗中，也捧著兩員虎將，引五千軍馬，攔住去路。這隊軍端的齊整：

炮似轟雷山石裂，綠林深處顯戈矛。
素袍兵出銀河涌，玄甲軍來黑氣浮。
兩股鞭飛風雨響，一條鎗到鬼神愁。
左邊大將呼延灼，右手英雄“豹子頭”。

那黑旗隊裏頭領是雙鞭呼延灼，白旗隊裏頭領是“豹子頭”林沖。二將在馬上大喝道：“奸臣童貫，待走那裏去？早來受死！”一衝直殺入軍中來。那睢州都監段鵬舉接住呼延灼交戰，汝州都監馬萬裏接著林沖廝殺。這馬萬裏與林沖鬥不到數合，氣力不如，卻

待要走，被林冲大喝一聲，慌了手腳，著了一矛，戳在馬下。段鵬舉看見馬萬裏被林冲搠死，無心戀戰，隔過呼延灼雙鞭，霍地撥回馬便走。呼延灼奮勇趕將入來，兩軍混戰，童貫只教奪路且回。只聽得前軍喊聲大舉，山背後飛出一彪步軍，直殺入核心裏來。當先一僧一行者，領著軍兵，大叫道：“休教走了童貫！”那和尚不修經懺，專好殺人，單號“花和尚”，雙名魯智深。這行者景陽岡曾打虎，水滸寨最英雄，有名“行者”武松。這兩個殺入陣來。怎見得，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魯智深一條禪杖，武行者兩口鋼刀。鋼刀飛出火光飄，禪杖來如鐵炮。禪杖打開腦袋，鋼刀截斷人腰。兩般軍器不相饒，百萬軍中顯耀。

童貫眾軍被魯智深、武松引領步軍一衝，早四分五落。官軍人馬，前無去路，後沒退兵，只得引鄆美、畢勝撞透重圍，殺條血路，奔過山背後來。正方喘息，又聽得炮聲大震，戰鼓齊鳴，看兩員猛將當先，一簇步軍攔路。怎見得：

“兩頭蛇”腥風難近，“雙尾蠍”毒氣齊噴。鋼又一對世無倫，較獵場中聲震。左手解珍出眾，右手解寶超群。數千鐵甲虎狼軍，攪碎長蛇大陣。

來的步軍頭領解珍、解寶，各撚五股鋼叉，又引領步軍殺入陣內。童貫人馬遮攔不住，突圍而走。五面馬軍步軍一齊追殺，趕得官軍星落雲散，鄆美、畢勝力保童貫而走。見解珍、解寶兄弟兩個挺起鋼叉，直冲到馬前。童貫急忙拍馬，望剎斜裏便走，背後鄆美、畢勝趕來救應，又得唐州都監韓天麟、鄧州都監王義，四個併力，殺出核心。方纔進步，喘息未定，只見前面塵起，叫殺連天，綠叢叢林子裏又早飛出一彪人馬，當先兩員猛將，攔住去路。那兩個是誰？但見：

一個宣花大斧，一個出白銀鎗。鎗如毒蟒露梢長，斧起處似開山神將。一個風流俊骨，一個猛烈剛腸。董平國士更無雙，“急先鋒”索超誰讓。

這兩員猛將，“雙鎗將”董平、“急先鋒”索超兩個更不打話，飛馬直取童貫。王義挺鎗去迎，被索超手起斧落，砍於馬下。韓天麟來救，被董平一鎗搠死。鄆美、畢勝死保護童貫，奔馬逃命。四下裏金鼓亂響，正不知何處軍來。童貫攏馬上坡看時，四面八方四隊馬軍，兩隊兩隊步軍，拷掠圈、簸箕掌，梁山泊軍馬大隊齊齊殺來，童貫軍馬如風落雲散，東零西亂。正看之間，山坡下一簇人馬出來，認的旗號是陳州都監吳秉彝、許州都監李明。這兩個引著些斷鎗折戟，敗殘軍馬，覓轉琳琅山躲避。看見招呼時，正欲上坡，急調人馬，又見山側喊聲起來，飛過一彪人馬趕出，兩把認旗招颯，馬上兩員猛將，各執兵器，飛奔官軍。這兩個是誰？有臨江仙詞為證：

盔上長纓飄火焰，紛紛亂撒猩紅，胸中豪氣吐長虹。戰袍裁蜀錦，鎧甲鍍金銅。兩口寶刀如雪練，核心抖擻威風，左衝右突顯英雄。軍班“青面獸”，好漢“九紋龍”。

這兩員猛將正是楊志、史進，兩騎馬，兩口刀，卻纔截住吳秉彝、李明兩個軍官廝殺。李明挺鎗向前，來鬥楊志。吳秉彝使方天戟，來戰史進。兩對兒在山坡下一來一往，盤盤旋旋，各逞平生武藝。童貫在山坡上勒住馬觀之不定。四個人約鬥到三十餘合，吳秉彝用戟奔史進心坎上戳將來，史進只一閃，那枝戟從肋窩裏放個過，吳秉彝連人和馬搶近前來，被史進手起刀落，只見一條血灑光連肉，頓落金盔在馬邊，吳秉彝死於坡下。李明見先折了一個，卻待也要撥回馬走時，被楊志大喝一聲，驚得魂消魄散，膽顫心寒，手中那條鎗不知顛倒。楊志把那口刀從頂門上劈將下來，李明只一閃，那刀正刺著馬的後胯下，那馬後蹄躑將下去，把李明閃下馬來，棄了手中鎗，卻待奔走，這楊志手快，隨復一刀，砍個正著。可憐李明半世軍官，化作南柯一夢。兩員官將，皆死於坡下。楊志、史進追殺敗軍，正如砍瓜截瓠相似。

童貫和鄆美、畢勝在山坡上看了，不敢下來，身無所措。三個商量道：“似此如何殺得出去？”鄆美道：“樞相且寬心，小將望見正南上尚兀自有大隊官軍扎住在那裏，旗旛不倒，可以解救。畢都統保守樞相在山頭，鄆美殺開條路，取那枝軍馬來，保護樞相出去。”童貫道：“天色將晚，你可善觀方便，疾去早來。”鄆美提看大杆刀，飛馬殺下山來，衝開條路，直到南邊。看那隊軍馬時，卻是嵩州都監周信，把軍兵團團擺定，死命抵住核心裏，看見那鄆美來，便接入陣內，問：“樞相在那裏？”鄆美道：“只在前面山坡上，專等你這枝軍馬去救護殺出來。事不宜遲，火速便起。”周信聽說罷，便教傳令，馬步軍兵，都要相顧，休失隊伍，齊心併力。二員大將當先，眾軍助喊，殺奔山坡邊來。行不到一箭之地，刺斜裏一枝軍到，鄆美舞刀，逕出迎敵，認得是睢州都監段鵬舉，三個都相見了，合兵一處，殺到山坡下。畢勝下坡迎接上去，見了童貫，一處商議道：“今晚便殺出去好？卻捱到來朝去好？”鄆美道：“我四人死保樞相，只就今晚殺透重圍出去，可脫賊寇。”

看看近夜，只聽得四邊喊聲不絕，金鼓亂鳴。約有二更時候，星月光亮，鄆美當先，眾軍官簇擁童貫在中間，一齊併力，殺下山坡來。只聽得四下裏亂叫道：“不要走了童貫！”眾官軍只望正南路沖殺過來。看看混戰到四更左右，殺出核心，童貫在馬上以手加額，頂禮天地神明道：“慚愧！脫得這場大難！”催趕出界，奔濟州去。

卻纔歡喜未盡，只見前面山坡邊一帶火把，不計其數，背後喊聲又起，看見火把光中兩條好漢，拈著兩口朴刀，引出一員騎白馬的英雄大將，在馬上橫著一條點鋼鎗。那是誰？有《臨江仙詞》為證：

馬步軍中推第一，天罡數內為尊，上天降下惡星辰。眼珠如點漆，面部似鑄銀。丈二鋼鎗無敵手，身騎快馬騰雲，人材武藝兩超群。梁山盧俊義，河北“玉麒麟”。

那馬上的英雄大將，正是“玉麒麟”盧俊義。馬前這兩個使朴刀的好漢，一個是“病關索”楊雄，一個是“拚命三郎”石秀，在火把光中引著三千餘人，抖擻精神，攔住去路。盧俊義在馬上大喝道：“童貫不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？”童貫聽得，對眾道：“前有伏兵，後有追兵，似此如之奈何？”鄆美道：“小將捨條性命，以報樞相，汝等眾官，緊保樞相，奪路望濟州去，我自戰住此賊。”鄆美拍馬舞刀，直奔盧俊義。兩馬相交，鬥不到數合，被盧俊義把鎗只一逼，逼過大刀，搶入身去，劈腰捉住，一腳蹬開戰馬，把鄆美活捉去了。楊雄、石秀便來接應，眾軍齊上，橫拖倒拽捉了去。畢勝和周信、段鵬舉捨命保童貫，衝殺攔路軍兵，且戰且走。背後盧俊義趕來，童貫敗軍忙忙似喪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天曉脫得追兵，望濟州來。

正走之間，前面山坡背後又衝出一隊步軍來，那軍都是鐵掩心甲，絳紅羅頭巾。當先四員步軍頭領，畢竟是誰？

“黑旋風”雙持板斧，“喪門神”單仗龍泉。項充、李袞在旁邊，手舞團牌體健。斬虎須投大穴，誅龍必向深淵。三軍威勢振青天，惡鬼眼前活現。

這李逵輪兩把板斧，鮑旭仗一口寶劍，項充、李袞各舞蠻牌遮護，卻似一團火塊，從地皮上滾將來，殺得官軍四分五落而走。童貫與眾將且戰且走，只逃性命。李逵直砍入馬軍隊裏，把段鵬舉馬腳砍翻，掀將下來，就勢一斧，劈開腦袋，再復一斧，砍斷咽喉，眼見得段鵬舉不活了。且說敗殘官軍將次捱到濟州，真乃是頭盔斜掩耳，護項半兜腮，馬步三軍沒了氣力，人困馬乏。奔到一條溪邊，軍馬都且去喫水。只聽得對溪一聲炮響，箭矢如飛蝗一般射將過來。官軍急上溪岸，去樹林邊轉出一彪軍馬來，為頭馬上三個英雄是誰？

舞動一條玉蟒，撒開萬點飛星。東昌驃騎是張清，“沒羽箭”誰人敢近！飛鎗的鎗無虛發，飛叉的叉不容情。兩員虎將勢縱橫，左右馬前幫定。

原來這“沒羽箭”張清和龔旺、丁得孫帶領三百餘騎馬軍。那一隊驍騎馬軍，都是銅鈴面具，雉尾紅纓，輕弓短箭，繡旗花鎗。三將為頭直衝將來。嵩州都監周信見張清軍馬少，便來迎敵；畢勝保著童貫而走。周信縱馬挺鎗來迎，只見張清左手納住鎗，右手似招寶七郎之形，口中喝一聲道：“著！”去周信鼻凹上只一石子打中，翻身落馬。龔旺、丁得孫旁邊飛馬來相助，將那兩條叉戳定咽喉，好似霜摧邊地草，兩打上林花，周信死於馬下。童貫止和畢勝逃命，不敢入濟州，引了敗殘軍馬，連夜投東京去了，於路收拾逃難軍馬下寨。

原來宋江有仁有德，素懷歸順之心，不肯盡情追殺，惟恐眾將不捨，要追童貫，火急差戴宗傳下將令，布告眾頭領，收拾各路軍馬步卒，都回山寨請功。各處鳴金收軍而回，鞍上將都敲金鑼，步下卒齊唱凱歌，紛紛盡入梁山泊，個個同回宛子城。

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先到水滸寨中，忠義堂上坐下，令裴宣驗看各人功賞。盧俊義活捉鄆美，解上寨來，跪在堂前。宋江自解其縛，請入堂內上坐，親自捧杯陪話，奉酒壓驚。眾頭領都到堂上，是日殺牛宰馬，重賞三軍、留鄆美住了兩日，備辦鞍馬，送下山去。鄆美大喜。宋江陪話道：“將軍陣前陣後，冒瀆威嚴，切乞恕罪。宋江等本無異心，只要歸順朝廷，與國家出力，被這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，望將軍回朝，善言解救。倘得他日重見恩光，生死不忘大德。”鄆美拜謝不殺之恩，登程下山。宋江令人直送出界，回京不在話下。

宋江回到忠義堂上，再與吳用等眾頭領商量。原來今次用此十面埋伏之計，都是吳用機謀布置，殺得童貫膽寒心碎，夢裏也怕，大軍三停折了二停。吳用道：“童貫回到京師，奏了官家，如何不再起兵來！必得一人直投東京，探聽虛實，回報山寨，預作準備。”宋江道：“軍師此論，正合吾心。你弟兄中，不知那個敢去？”只見坐次之中一個人應道：“兄弟願往。”眾人看了，都道：“須是他去，必幹大事。”

不是這個人去，有分教，重施謀略，再敗官軍；且是衝陣馬亡青嶂下，戲波船陷綠蒲中。畢竟梁山泊是誰人前去打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